

煎茶水记 唐 张又新

提要

《煎茶水记》一卷，唐张又新撰。又新字孔昭，深州陆泽人。司门员外郎鸞之曾孙，工部侍郎荐之子也。元和九年进士第一。（案：本传但称元和中及进士高第，知为九年者据此书中所述，知为第一者，据元人所编《氏族大全》称其状元及第也。）历官右补阙。党附李逢吉，为入关十六子之一。逢吉出为山南东道节度使，以又新为行军司马，坐田伍事，贬江州刺史。（案：新、旧唐书皆云汀州刺史，而书中自称刺九江，则为江州无疑以二字形近而讹也。《书录解题》作涪州，则更误矣。）后又夤缘李训，迁刑部郎中，为申州刺史。训死，复坐贬，终於左司郎中。事迹具《新唐书·本传》。其书前列刑部侍郎刘伯刍所品七水，次列陆羽所品二十水。云元和九年初成名时，在荐福寺得於楚僧，本题曰《煮茶记》，乃代宗时湖州刺史李季卿得於陆羽口授。后有叶清臣《述煮茶泉品》一篇，欧阳修《大明水记》一篇，《浮槎山水记》一篇。考《书录解题》载此书，已称《大明水记》载卷末，则宋人所附入也。清臣所记，称又新此书为《水经》。案《太平广记》三百九十九卷引此书，亦称《水经》。或初名《水经》，后来改题，以别酈道元所志欤？修所记极诋又新之妄，谓与陆羽所说皆不合。今以《茶经》校之，信然。又《唐书》羽本传称，李季卿宣慰江南，有荐羽者，召之。羽野服挈具而入，季卿不为礼。羽愧之，更著毁茶论。则羽与季卿大相齟齬，又安有口授《水经》之理？殆以羽号善茶，当代所重，故又新托名欤。然陆游《入蜀记》曰，史志道饷谷帘水数器，真绝品也。甘腴清冷，具备诸美。前辈或斥水产品以为不可信，水产品固不必尽当。至谷帘泉，卓然非惠山所及，则亦不可诬也。是游亦有取於是书矣。

煎茶水记

故刑部侍郎刘公讳伯刍，于又新丈人行也。为学精博，颇有风鉴，称较水之与茶宜者，凡七等：

- 扬子江南零水第一；
- 无锡惠山寺石泉水第二；
- 苏州虎丘寺石泉水第三；
- 丹阳县观音寺水第四；
- 扬州大明寺水第五；
- 吴松江水第六；
- 淮水最下第七。

斯七水，余尝俱瓶于舟中，亲挹而比之，诚如其说也。客有熟于两浙者

，言搜访未尽，余尝志之。及刺永嘉，过桐庐江，至严子濑，溪色至清，水味甚冷，家人辈用陈黑坏茶泼之，皆至芳香。又以煎佳茶，不可名其鲜馥也，又愈于扬子南零殊远。及至永嘉，取仙岩瀑布用之，亦不下南零，以是知客之说诚哉信矣。夫显理鉴物，今之人信不迨于古人，盖亦有古人所未知，而今人能知之者。

元和九年春，予初成名，与同年生期于荐福寺。余与李德垂先至，憩西厢玄鉴室，会适有楚僧至，置囊有数编书。余偶抽一通览焉，文细密，皆杂记。卷末又一题云《煮茶记》，云代宗朝李季卿刺湖州，至维扬，逢陆处士鸿渐。李素熟陆名，有倾盖之欢，因之赴郡。至扬子驿，将食，李曰：“陆君善于茶，盖天下闻名矣。况扬子南零水又殊绝。今日二妙千载一遇，何旷之乎！”命军士谨信者，挈瓶操舟，深诣南零，陆利器以俟之。俄水至，陆以勺扬其水曰：“江则江矣。非南零者，似临岸之水。”使曰：“某棹舟深入，见者累百，敢虚给乎”陆不言，既而倾诸盆，至半，陆遽止之，又以勺扬之曰：“自此南零者矣。”使蹶然大骇，驰下曰：“某自南零赍至岸，舟荡覆半，惧其鲜，挹岸水增之。处士之鉴，神鉴也，其敢隐焉！”李与宾从数十人皆大骇愕。李因问陆：“既如是，所经历处之水，优劣精可判矣。”陆曰：“楚水第一，晋水最下。”李因命笔，口授而次第之：

庐山康王谷水帘水第一；

无锡县惠山寺石泉水第二；

蕲州兰溪石下水第三；

峡州扇子山下有石突然，泄水独清冷，状如龟形，俗云虾蟆口水，第四；

苏州虎丘寺石泉水第五；

庐山招贤寺下方桥潭水第六；

扬子江南零水第七；

洪州西山西东瀑布水第八；

唐州柏岩县淮水源第九，淮水亦佳；

庐州龙池山岭水第十；

丹阳县观音寺水第十一；

扬州大明寺水第十二；

汉江金州上游中零水第十三；（水苦）

归州玉虚洞下香溪水第十四；

商州武关西洛水第十五；（未尝泥）

吴松江水第十六；

天台山西南峰千丈瀑布水第十七；

郴州圆泉水第十八；

桐庐严陵滩水第十九；

雪水第二十。（用雪不可太冷）

此二十水，余尝试之，非系茶之精粗，过此不之知也。夫茶烹于所产处，无不佳也，盖水土之宜。离其处，水功其半，然善烹洁器，全其功也。李置诸笥焉，遇有言茶者，即示之。又新刺九江，有客李滂、门生刘鲁封，言尝见说茶，余醒然思往岁僧室获是书，因尽篋，书在焉。古人云：“泻水置瓶中，焉能辨淄澠。”此言必不可判也，力古以为信然，盖不疑矣。岂知天下之理，未可言至。古人研精，固有未尽，强学君子，孜孜不懈，岂止思齐而已哉。此言亦有裨于劝勉，故记之。

述煮茶泉品

夫渭黍汾麻，泉源之异禀；江橘淮枳，土地之或迁，诚物类之有宜，亦臭味之相感也。若乃擷华掇秀，多识草木之名；激浊扬清，能辨淄澠之品，斯固好事之嘉尚，博识之精鉴。自非啸傲尘表，逍遥林下，乐追王濛之约，不败陆纳之风，其孰能与于此乎？吴楚山谷间，气清地灵，草木颖挺，多孕茶笋，为人采拾。大率右于武夷者，为“白乳”；甲于吴兴者，为“紫笋”；产禹穴者，以“天章”显；茂钱塘者，以“径山”稀；至于续庐之岩、云衡之麓，“鴉山”著于无斂，“蒙顶”传于岷蜀，角立差胜，毛举实繁。然而天赋尤异、性靡受和，苟制非其妙，烹失于术，虽先雷而嬴，未雨而檐，蒸焙以图，造作以经，而泉不香、水不甘，爨之、扬之，若淤若滓。

予少得温氏所著《茶说》，尝识其水泉之目，有二十焉。会西走巴峡，经虾蟆口，北憩芜城，汲蜀冈井，东游故都，绝扬子江，留丹阳酌观音泉，过无锡<奭斗>惠山水，粉枪末旗，苏兰薪桂，且鼎且缶，以饮以馔，莫不瀹气涤虑，蠲病析醒，祛鄙吝之生心，招神明而还观。信乎！物类之得宜，臭味之所感，幽人之佳尚，前贤之精鉴，不可及已！

噫！紫华绿英，均一草也；清澜素波，均一水也。皆忘情于庶汇，或求伸于知己。不然者，丛薄之莽、沟渎之流，亦奚以异哉！游鹿故宫，依莲盛府，一命受职，再期服劳，而虎丘之鬻沸，淞江之清泚，复在封畛。居然挹注是尝，所得于鸿渐之目，二十而七也。昔邴元善于《水经》，而未尝知茶；王肃癖于茗饮，而言不及水表，是二美吾无愧焉。凡泉品二十，列于右幅。且使尽神，方之四两，遂成其功。代酒限于七升，无忘真赏云尔。南阳叶清臣述。

大明水记（欧阳修）

世传陆羽《茶经》，其论水云：“山水上，江水次，井水下。”又云：“山水，乳泉、石池漫流者上。瀑涌湍漱勿食，食久，令人有颈疾。江水取

去人远者，井取汲多者。”其说止于此，而未尝品第天下之水味也。至张又新为《煎茶水记》，始云刘伯刍谓水之宜茶者有七等，又载羽为李季卿论水次第有二十种。

今考二说，与羽《茶经》皆不合。羽谓山水上，乳泉、石池又上，江水次而井水下。伯刍以扬子江为第一，惠山石泉为第二，虎丘石井第三，丹阳寺井第四，扬州大明寺井第五，而松江第六，淮水第七，与羽说皆相反。季卿所说二十水：庐山康王谷水第一，无锡惠山石泉第二，蕲州兰溪石下水第三，扇子峡蛤蟆口水第四，虎丘寺井水第五，庐山招贤寺下方桥潭水第六，扬子江南零水第七，洪州西山瀑布第八，桐柏淮源第九，庐山龙池山顶水第十，丹阳寺井第十一，扬州大明寺井第十二，汉江中零水第十三，玉虚洞香溪水第十四，武关西水第十五，松江水第十六，天台千丈瀑布水第十七，郴州圆泉第十八，严陵滩水第十九，雪水第二十。如蛤蟆口水、西山瀑布、天台千丈瀑布，羽皆戒人勿食，食之生疾，其余江水居山水上，井水居江水上，皆与羽经相反。疑羽不当二说以自异。使诚羽说，何足信也？得非又新妄附益之邪？其述羽辨南零岸时，怪诞甚妄也。

水味有美恶而已，欲求天下之水一一而次第之者，妄说也。故其为说，前后不同如此。然此井，为水之美者也。羽之论水，恶淳浸而喜泉源，故井取多汲者，江虽长，然众水杂聚，故次山水。惟此说近物理云。

浮槎山水记（欧阳修）

浮槎山，在慎县南三十五里，或曰浮者山，或曰浮巢山。其事出于浮图老子之徒，荒怪诞幻之说。其上有泉，自前世论水者皆弗道。余尝读茶经，爱陆羽善言水。后得张又新水记，载刘伯刍、李季卿所列水次第，以为得之于羽。然以茶经考之，皆不合，又新妄狂险谲之士，其言难信，颇疑非羽之说。及得浮槎山水，然后益以羽为知水者。浮槎山与龙池山皆在庐州界中，较其水味，不及浮槎远甚。而又新所记，以龙池为第十，浮槎之水弃而不录。以此知其所失多矣。羽则不然。其论曰：山水上，江次之，井为下。山水，乳泉石池流者上。其言虽简，而于论水尽矣。浮槎之水，发自李候，嘉佑二年，李候以镇东军，留后出守庐州，因游金陵登蒋山，饮其水，既又登浮槎，至其山，上有石池，涓涓可爱，盖羽所谓乳泉漫流者也，饮之而甘。乃考图记，问于故老，得其事迹，因以其水遗余于京师。予报之曰：李候可谓贤矣。夫穷天下之物，无不得其欲者，富贵者之乐也，至于荫长松、藉丰草，听山流之潺缓，饮石泉之滴沥，此山林者之乐也。而山林之士，视天下之乐，不动其心。或者欲于心，顾力不可得而止者，乃能退而获乐于斯。彼富贵之通用致物矣，而其不可兼者，惟山水之乐尔。惟富贵者而不得兼，然后贫贱之士，有以自足而高世

。其不能两能，亦其理与势之然软。今李候生长富贵，厌恶于耳目，又知山水之乐，至于攀缘上下，幽隐穷绝，人所不及者，皆能得之，其兼取于物者，可谓多矣。李候折节好学，喜交贤士，敏于为政，所至有能名。凡物不能自见而待人以彰者，有矣；凡物未必可贵而因人以重者，亦有矣。故予以其事，俾世知斯泉发自李候始也。